

周克希

人生要留下些痕迹

◆ 王瑜明

1 “有些译稿,还是保留了下来——因为它们对我个人而言,有某种纪念意义,比如,上面留有父母为我誊写译稿的手迹,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稿的修改意见等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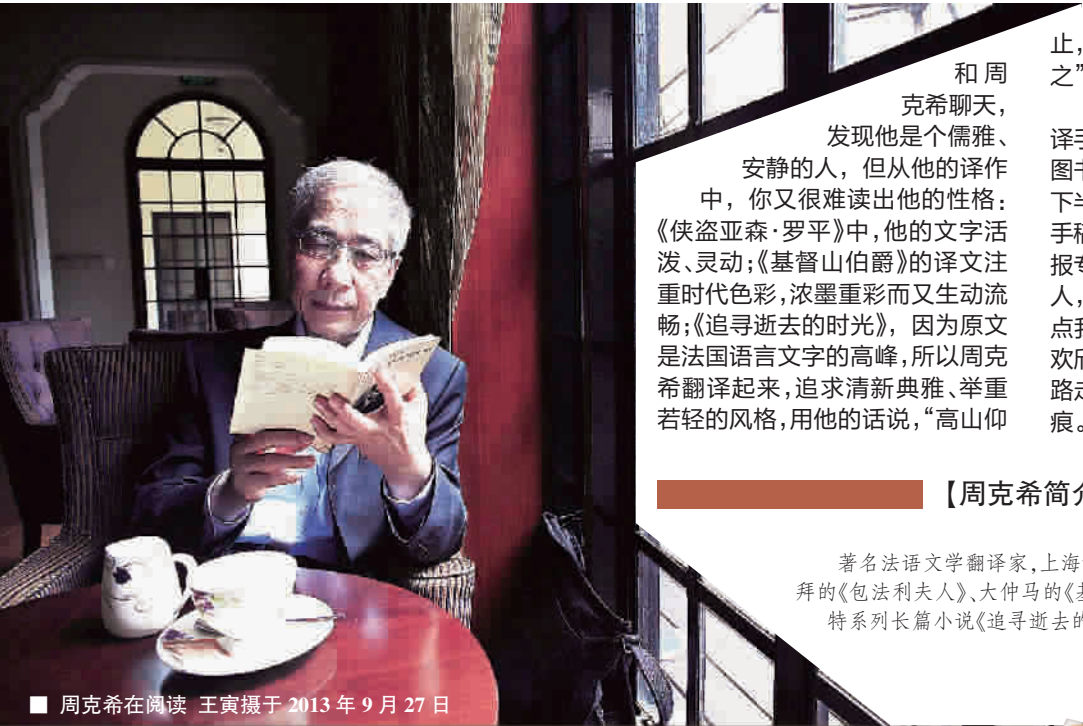
周克希坦言,他一直对前辈的手迹很有兴趣。他的随笔集《译边草》虽然是写翻译的,但也加了几幅手迹插图:汪曾祺、普鲁斯特、奥斯丁的手稿,“手稿让我对作者有一份亲近之感。”周克希说,他曾看到汪曾祺在一篇小说后面用小字写的“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,泪不能禁”,心里软软的。

有了电脑之后,手稿越来越少。但周克希还是给自己定下规矩:先把译文信手写纸上,七涂八涂改上一两遍后再录入电脑,在电脑上改定。“这些涂涂改改的初稿,像我这样的普通译者,一般不会刻意保留。但有些译稿,还是保留了下来——因为它们对我个人而言,有某种纪念意义,比如,上面留有父母为我誊写译稿的手迹,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稿的修改意见等。”

在一次讲座上,我通过大屏幕上的PPT见过周克希的部分手稿,只见译稿边上满是颜色笔的勾画,有时一字之差,也要涂改两三个墨团。

上了年纪后,周克希开始考虑藏书、手稿的归宿问题,正巧上海图书馆来联系收藏手稿一事。“我很感激上图,给了它们这么好的归宿,只是被收入‘名人手稿馆’令我有些惶恐不安。在捐赠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小王子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手稿的同时,周克希还将自己译文集的签名本一起赠送给了上图手稿馆。此外,他还选取了所翻译的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中的二十一个段落,用毛笔抄写,取名“追寻廿抄”。

下半年,上图将展出这些手稿、签名本和书法作品,并将手稿编辑成书,取名《译之痕》,以飨读者和翻译爱好者。



■ 周克希在阅读 王寅摄于2013年9月27日

2 “在这几年里,我的父母相继去世,如今每当见到他们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,我的心头就会变得异样沉重……”

用周克希自己的话说,“译之痕”是翻译生涯中留下的痕迹,是一种回顾。回顾他的大半生,他用“三十年数学,三十年翻译,中间交叠十年”来形容。

1959年,周克希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,毕业后,进入华东师大数学系当了老师。“文革”中,周克希偶然结识了上外法语系老师蓝鸿春。于是,他每周去蓝老师家一次,学习一小时法语。“我酷爱读小说,读中学时,几乎一天看一本书,学法语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能读点法文小说。”周克希回忆。但蓝鸿春很认真,让周克希不好意思不认真学。周克希向蓝老师学了将近两年法语,“她家在淡水路的小楼,在我心中留下温馨的回忆。”

1980年,华东师大公派周克希去了法国,两年里,他读到了更多的法语文学,思路开阔了,胆子也大了,觉得人生道路应该更宽广些。回国后,周克希仍在数学系任教,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。1984年初,周克希在校图书馆看到都德的长篇小说《不朽者》,这让他动了翻译这本小说的心。他译得很投入,花了4年时间,年迈的父母也曾帮着誊抄译稿。但那几年,周克希度过了心里最难受的日子,他在《不朽者》的译后记中这样写道:“在这几年里,我的父母相继去世,如今每当见到他们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,我的心头就会变得异样沉重……”

在周克希的翻译道路上,有很多亦师亦友的前辈。三十多年前,当时,还只是翻译“票友”的周克希带着自己誊抄的译稿拜访了翻译界前辈郝运。“在我想象中,郝先生应该住在一栋面对草坪的小楼上,精致的大书橱里摆满外文书,喝着咖啡,说不定还抽着烟斗。”但到了那里,周克希发现,郝运住在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子里。还要穿过几家合用的厨房,爬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,最终才在一堆凌乱堆放着的稿纸后面见到了偶像。令周克希欣喜的是,他的翻译习作得到了郝运的肯定和鼓励。

3 “翻译是一种感觉,也就是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周克希应译文出版社之约,重译了《基督山伯爵》和《包法利夫人》。当时,他已是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和教研室主任。然而,出于对文学的兴趣、对前辈译者的心仪和翻译的热爱,周克希在知天命的年龄想到了改行。“回想起来,触动我的是一句言者无心的话。”周克希回忆,当时,他在华东师大的同事张冀宙对他说:“人生要留下些痕迹。”周克希义无反顾地决定改变下半生的人生轨迹。

50岁那年,周克希改行进了译文出版社,投入外国文学的编辑与翻译工作,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人生。“翻译是一种感觉,也就是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。”周克希说,翻译的所谓甘苦,往往就在寻寻觅觅中。有一段时间,他的床边总放着纸和笔,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,马上摸黑写下来,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,心里充满欢喜。

采访周克希,不得不说他翻译的名著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,周克希就受译林出版社之邀翻译这部小说的第五卷部分。“那是接受一种挑战,大家都说难,我就想试一试。”20世纪末,周克希再次有了翻译普鲁斯特的雄心:“我一个人来翻会不会更好些呢?”朋友的鼓励让他跨出了尝试的步子,他译了最有特色的第一卷、写得最美的第二卷,还译了涉及文学艺术内容最多的第五卷,并将自己翻译的版本取名为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



◀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四日刘明辉设计的藏书票,共一百张,这是其中第五张



▲ 周克希译文集

4 “这件事,做起来一定会有重重困难。若要做成它,首先还得要有颗平常心。有了平常心,才可能走得更远。”

之后,周克希渐渐萌生一个想法,这部七卷本的小说,不妨有个选读的译本。“阿纳托尔·法郎士是普鲁斯特年轻时极推崇的作家。1919年,普鲁斯特的《在少女花影下》(《追寻》第二卷)参评龚古尔奖,当时已75岁的法郎士表示不想读这本书,他叹息道:‘生命过于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……’”周克希说,我们当下的社会,各种压力更大,跟普鲁斯特的长卷相比,我们的生命似乎更短暂。如果能编一个《追寻》选读本,选取原作中的片段,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,然后用“串联词”把它们串联起来,也许能让更多的人有兴趣、有时间、有勇气读它,让更多读者领略普鲁斯特到底好在哪里。如今,周克希已开始和社科院的“普学家”涂卫群一起着手编译选读本,“这件事,做起来一定会有重重困难。若要做成它,首先还得要有颗平常心。有了平常心,才可能走得更远。”周克希说。

如今,周克希还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。小孙子今年3岁半,爱看童书,于是,周克希翻译了一套“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绘本”。目前,他还在应约翻译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“还不觉得自己很老,翻译使我感到人生更充实,更有意义。”